

王應榆著

黃河視察日記

孝園署簽

王應榆著

黃河視察日記

南京 四牌樓泰巷二十三號

新亞細亞學會出版科印行

黃河觀察日記 全一冊 實價銀四角

版權所有

編著者 王應榆

出版者 南京四牌樓泰卷二十三號
新亞細亞學會

發行者 南京四牌樓泰卷二十三號
新亞細亞學會出版科

印刷者 南京武廟考試院東側廂
考試院印刷所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

著者王應榆先生肖像



黃河視察日記

王應榆

國家之生存要件有三曰經濟，曰政治，曰軍事，三者缺一不可，而在今日尤以經濟爲最要。我國幅員廣大，土地肥沃，人口衆多，若從經濟建設着眼，富強殊爲不難。然我國在東三省無恙時，照十九年海關統計，入口糧食一萬三千萬兩，棉織物一萬四千萬兩，棉花一萬二千餘萬兩，木材七千餘萬兩，糖亦如之。總計農林入口物，共值五萬五千萬兩。再加東省輸入內地者三萬萬兩，共八萬餘萬兩。長此下去，不自爲謀，卽人不我迫，我亦不能自存。況在政治方面，非藉經濟不能敦養防戩；在軍事方面，非有物資不能言攻守。由此言之，中國目前問題，實以農林爲救亡要務，而農林之本，在于水利。考黃河貫流青甘陝甯晉豫燕齊綏九省，長七千餘里，因人謀之不臧，致利少而害多。言治河者，雖代有其人，類多舍本而求末，其原因蓋由於多事空論而少實際之考察，故所知仍不澈底。古語有云：胸有全河而後能治河。此

誠不易之論，言治河者首推李延年，延年以導流塞外，東達於海爲清源之策，惜漢武帝未能採用，延年之議亦只主『上流清水分渠』，而非全盤計劃。左宗棠建議鑿涇河，旋因去職，無由實現，以致黃河災害至今猶烈，殊深遺憾。余於民國四五年間漫遊西北，深考黃河治理之得失利弊，六年，曾上書黎大總統，條陳治河方略，終以變亂相尋，未蒙採用，時時引以爲憾。去年春，戴季陶先生以治河造林之事見詢，冬間薦余爲治黃委會委員。適值滬戰爆發，朱子橋先生以賑災事忙，不能兼顧，而馬雲亭先生又不幸捐館，致河會不克成立，治河工作，無由進行，然國府以治河爲國家百年大計，不能不求根本之治理，乃特派余爲黃河水利視察專員，以考察全河最近情況，歷來治理之方法得失，以及地方人士及專家之意見，以爲治理之資料。余以不敏，何敢當茲。惟余生平素喜遊歷，足跡所至，嘗東抵於海，北達湖漠，西越天山，南至珠崖，實行黑龍松花江長江粵江各流域，並鑒於黃河水利關係經濟政治軍事之深，故不自度量，常欲盡力河工，聊盡匹夫之責。果能由此興利除災，

得以挽回每年八萬萬餘之漏卮，俾軍事得以整理，物資得以無缺，國防得以鞏固，雖功不必自我成，而我對國對民亦有多少裨益，於心安矣。

十月十一日

今日午後五時，自京渡江，七時津浦車北發，於車中看治河策議。書中係述古今治河意見，在以前者爲賈讓三策，齊人延年議開大河，禹貢錯指，問水集，治水荃誥，潘季訓河防一覽。在近代者爲戴埤爾隄防建議，處置泥沙法，費禮門造林整理河道，設河工試驗室法，恩格斯駁制黃河法，方修斯新內隄理論，李儀祉之減淤防濫利農固床保漕議。

賈讓三策，上策係言徙民以避水，將冀州之民，當水衝者，決黎陽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，以爲如此雖敗害城郭田廬家墓以萬數，然較沿河十數郡歲費鉅萬，仍不免於大決者，爲愈多矣。若以數年治水之費，足償所徙之民，定山川之位。且大漢制地萬里，豈與水爭咫尺之地。中策係言引水灌田，以分水勢，而免河患。以爲多穿

槽渠於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殺水怒。旱則開東方下水門，溉冀州；水漲則開西方高水門，分河流。下策係繕完故堤，增卑濟薄，勞費無已。

齊人延年係言河出崑崙，經中國，注渤海，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，可案圖書，觀地形，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朔中，東注於海。如此，關東長無水災，北邊不憂匈奴，可以省堤防，備塞士卒轉輸，免胡寇侵盜，覆軍殺將，暴骨原野之患。天下常憂匈奴不憂百越者，以水絕斷故也。

禹貢錯旨係言穿渠漕溉河，水勢分流，急則沙泥通利，緩則淤澱塞決。滎陽之下，既有鴻溝，華陰以止，復有諸渠，分水太多，河流迂緩，河身日高，故洪水暴至，即不能容。橫隴既通，又不能下流向海，故有橫隴之決。

問水集係明劉天和所作，主用隄防，惟渠堤宜遠不宜近。以爲宋元迄今，隄防形址，斷續橫斜曲直，殊可駭異，蓋皆臨河爲堤，河既改而堤即壞。無已，擇屬吏之良者，上自河南之原武，下迄曹單沛上，於河北岸七八百里擇諸堤去河最遠且大者，

及去河稍遠者各一道，內缺者補完，薄者幫厚，低者增高，斷續者連接，創築，務使七八百里間，均有堅厚大堤二重。苟非異常之水，北岸可保無虞。劉又言：堤岸宜植柳。植柳有六法：一臥柳，二低柳，三編柳，四深柳，五漫柳，六高柳。

治水荃詒係明萬恭所著。彼主張治河宜先繪圖，自孟津二千里達海，製成之圖，名曰黃河圖，自張家灣一千八百里達瓜儀之圖，名曰漕河圖。皆州縣而縣記之，渠識而灣書之，且布沿革之故於上，勒石於總河。四堂使司斯役者，胸先有全河，則治之斯易。並主利用水之本身力以潄河，如願深北，則南其堤而北自深；如願深南，則北其堤而南自深；如欲深中，則南北其堤，兩束之，衝中墜焉，而中自深。且宜因時制宜，不可泥古，其穿渠地點，可行之於秦晉峽中，而不能行之孟津以下。蓋河南以下，大穿則全河由渠而舊河淤；小穿則水性不趨，水過則平陸耳。誠宜使之合勢以驅其淤。故曰：『河合，國家之福也。』

潘季訓，明人，本治河多年經驗，著河防一覽一書。萬曆二十年，上書駁斥浮議。

大要言多濬支渠，以殺水勢，宜行於渭水，不宜行於黃河。如水漲之時，暫開決口，水落復塞。但塞決如升天，費亦不貲，復不主張另覓新河。謂新河經數年後，新者舊矣。河何擇於新舊？舊則污，新不污，非所解也。並謂堤所以使水不泛，而循軌以入於海，正所以導之，水之漲多在伏秋，消多在冬盡。上源雨多則漲，霽則消，海口沙塞之說不確。至沙墊底高之說，不能合理，如欲抗水，非塞決築堤不可。又疏既不能，則宜築不宜濬。蓋工大而不能將沙安頓，隄之不築，水復旁溢，則沙復停，不可勝挑也。

戴理耳，英人，雖非水利專家，實係為科學方法觀察黃河之開始者。關於隄防之建議有標本兩治法。彼謂堤防決壞原因：一為埽工樁料質料過輕，易為水冲陷；二為埽壩突入河中，受水冲突之力甚強，故主張多置石塊於堤壩之下，以護堤基。置石料於樁料埽壩之上，以鎮堤身，河水灣曲，水流直衝之部，易致決壞，舊日多於險出之後，建以重堤。茲宜修理遙堤，庶使內堤崩決，得之保險，此治標之法也。治本之法，在使低水河床與堤身隔遠，至少有二百英尺。凡低水河床，逼近堤身之處，宜

築挑丁壩，改變流水方向，俾近岸之一邊，得以沉澱，低水河床漸移到內堤之正中，則河灣曲，亦爲之減少矣。其處沙泥之法，以爲造林爲根本，非短時期能望其成功。黃河所挾之沙泥，又不能全部使之隨水入海，宜於低窪之地，引河入內，使泥沙沈澱後，引水復入原河，如此繼續推行於兩岸各地，則河之兩岸，皆成爲高出普通水面之平原，而沙泥亦得安置矣。

弗禮門，美國人，於民國八年建議：造林須有統系，工作注重上游。整治河道，在使黃河流行直槽中，於現有內堤之內，另築直線新堤。在此新舊二堤之中，存留空地，任深水溢入，俾可沈澱淤高，可資將來之屏障。如遇特別洪漲，更可於河槽與新堤間，築挑木壩，以護新堤。此法如何，誠宜於兩岸上所二三英里之一段試驗之。

制馭黃河，爲德恩格斯所著，謂費氏之新狹河床，未經刷新之際，洪水面必至壅積漲高，其何以保障，使勿泛濫？彼以爲黃河之病，不在堤寬，而在無固定之中水位河槽，故宜於近內堤之間，固定中水位河槽之岸。河彎過曲，則裁之所直；河流分

歧，則塞支強幹；並宜修治搶險工程，栽植青草，以資掩護；而安設涵洞，引水灌田，宜有完善計劃。蓋涵洞爲堤防弱點，不可不慎也。

方修斯之黃河導治計劃，係主張降低其水位，於導治之始，築以新內堤以東洪水，內堤之距離在五百至七百米達間，以攻洗沙泥，深河床，其高宜低於舊內堤。洪水一來，可使其漫溢，用舊河床爲充大段沖毀，宜設讓水段，使最高洪水，得以旁洩。堤上敷草堤，旁植柳，其工作之先，宜劃黃蓮間之一段試驗之。

李儀祉以爲黃河之根本治法，應考慮者不出五端：一、如何固河床；二、如何保持其應有之深；三、如何減其淤；四、如何防其濫；五、如何有利於農。欲使河床固定，第一必使橫斷面得宜；第二必使維護得法。其橫斷面宜以馮水繫沙之情定之。本水位處之本槽，非常洪水處之洪水槽，欲使保其應有之深，則在導治與維持。若減其沙量，固其床址，治導得宜，維護不懈。減淤之法，培植森林，其效甚微，宜盡力於植畔柳，開溝洫道路。防河之泛濫，在堤防及溝洫與導治。

以上方法，容自後視察，以事實以證其可否，編成整個意見，然後請專家議定再從而計劃焉。

十二日

早七時，過徐州，其關於地理歷史已載於他籍，余以任務無關，不復記載。午後三時，過大汶河，余極注意於此，可否開鑿一運河以上連朱仙鎮，下接小清河。三時半過泰安，經界車，漸上漸高，工程不易，此念已爲打消。午後六時廿分，抵濟南，寓膠濟鐵路飯店。飯後，以函及電話詢張含英君。張現任教育廳科長，原學水利工程，山東荷澤人。余在南京時已有信請其搜集各種關於黃河種種材料：一、山東段治河歷史；二、現今黃河利害情形；三、山東段治理黃河辦法；四、山東河局組織沿革；五、工款由來；六、山東境內有無適當可作蓄水湖地。余欲知所詢各事究竟，故約其晤談，適已外出，夜深接其電話，約明早八時相會。

十三日

早八時，張含英君來談，對於上詢各事，答復已有頭緒，俟兩日內搜集完備，即行送來。隨商定於拜見各當局後，擬十五或十六日乘汽車，下至黃河海口，上沿河岸，至彭家樓渡河，經荷澤至柳河視察。九時，以電話請問省府秘書長，約與韓主席見面時間，覆以明早八時晤談。十一時，與張君及王君柏臣乘汽車往濟南各處遊覽。先參觀小清河水電廠。此廠為張君所籌辦，用款僅四千八百元。機除發電機外，餘均本省製造，價廉物美。雖規模不大，已足引起用水生電之興趣矣。小清河風景頗佳，由電廠沿河而上，則有黑虎潭，水由地噴出如珠，積之成池，湧出成潭，清冽無匹。正午，到濟館用味極佳，此為真正濟味也。飯後，往豹突泉，水由地中突起，清冽如黑虎潭，惜此地為小肆所佔，有殺風景耳。隨復往參觀圖書館，內藏中國古書甚多，且為難得之本。海樓藏書，將來亦擬移置於茲。漢魏及各代古物不少，由太昊至今，歷代古錢，尤為完備。以錢而觀，可以窺見中國平準情形。漢石刻尤佳，經館長解析，頗引人入勝。午後二時半，送張君歸，並約定明早七時半相會，往晤各當局。本

日與張君談及事之成敗，繫乎人才，請其將山東及所知水利專材表列見示。以備將來印入報告書，用備政府及有意水利者之聘用。送張君返後，余因身體初愈，回寓休息。關於其他記載，悉委王君柏臣任之。

十四日

午前八時，偕張君含英、王君柏臣往省府拜見韓主席復渠。韓治魯極有精神，命令極嚴，每日午前六時卅分即上辦公廳，全省亦如之。早會時間尙早三十分，每日上午四時半，下午三時半，共八小時。用人甚常，全省無貪官污吏。有一分力，做一分事，在國中殊難得也。所談係見面寒暄及黃河情形。九時到河務局，適局長外出，其總務科趙錄仁、工程科潘鑑芬出見，暢談甚久，詳述山東境內黃河情形，河口淤積狀況及治理方法。余請其以計劃及現時計劃不能即行緣由，以書面及材料見告。並告以余定於十六乘船到利津，十九日乘車回濟，以便水陸實地視察。十一時往遊千佛寺，寺在南門外約四五里南山。登山一覽，全城在望，遠可眺黃河。汽車到

山脚，改乘肩輿，寬大有蓬，兩人抬之，橫行而上，其行甚速，上山約一里即到寺。每年夏曆九月一日到十五日，膜拜及遊覽者甚衆。余等巡遊寺中一週，即上山巔，登峯四眺，濟南附近，悉入目中，而城中屋樹參差，景象殊勝。加以天氣晴和，心曠神怡。遊覽約一小時，即下山入城午膳，並購買濟南風景人物片。午后一時，回寓午睡。三時復往晤實業廳長王芳亭，民政廳長李蔭軒，并往建設廳與廳長張洪烈暢談水利甚久。其科長曹理卿，技正周禮亦出會晤。張廳長對於黃河頗有計劃，對於東平蓄水意見，與余相同。其所以不能實行者，以東平人口約十二萬，其地可蓄水者必令其遷移，此問題不能解決也。余問山東近年以來，修理河道，致力不少，水利如何？彼答：各水係以防洪爲主，有水利可言者，祇一小清河耳。其他以虹吸引水灌漑，因財力及各方未能了解，不易施行。四時，往拜財政廳長王向榮，所謂入門拜主也。又梁漱溟先生素主辦理村治，此次在魯試辦，成績甚佳。余本來欲往拜見參觀，因往返時間，須費兩日，乃以電話與之相譚，彼云：渠有事於十九二十日來濟。余原擬日利

津回濟卽往上游赴汴，遂亦決留待之。回寓接韓主席召宴帖，約明午前十時赴宴。

十五日

午前七時，河務長張運甲來訪，談及河口沙淤日甚，若不急治，前途危險；壩壩不堅，非改石壩，崩決堪虞。余詢以兩事預算如何？答云：河口之沙，用伸出壩沖沙法，須款約五百萬；改石壩及修河，約七百萬。余問：河口之沙，外受風濤之力，是否照計劃做去，一定可以收功？答以殊不敢必。彼又言：山東地段，每年治河費四萬，除養河兵八百及機關費用外，以二十四萬爲修守防汛工料，因此卽改用石壩一層，亦甚遲緩。彼又言：兩岸蓄水或修改河床，最宜注意者爲民人安土重遷，誠以未見其利而已失去其地也。十時，余應約赴省府韓主席宴，彼此縱譚水力利用及近代經濟軍事工業，主客至歡。午后三時，往小清河工程局，訪局長宋文田君，談及山東河流，皆係便濬疏，運河與小清河係航運用，而小清河用處頗多，但非加工程，不能有效。現由建設廳規劃，已經動工。但該河冬季水量甚淺，擬由黃河開一壩水，缺時